

# 坦赞铁路援建工程亲历记(下)

◆ 陆大同



■ 1975年全线铺轨通车后,工作组部分领导和坦赞联合机构部分领导,穿着坦桑尼亚服装,合影于达累斯萨拉姆车站前,后排左三为作者

我们在施工期间,吸收了当地工人。他们没有技术,都是靠我们手把手教,从短期培训班里带出来的。而且,我们把当地工人的生活也安排得很好。当地人有一个特点,就是没什么计划,有点钱马上花掉,去喝酒、跳舞等。我们给他们发工资,他们经常是半个月就花光了一个月的工资。怎么办?我们工地的同志们就给当地工人弄了个储蓄箱,每个人有一个户头,让他们把钱存进去,要用的时候再拿,像个小银行一样。我们告诉他们,要攒钱,不要上半个月连下半个月的钱都用完了,要把攒的钱带到家里去,给家里人用。

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步建立起来的。刚开始,双方连语言都不通。当时翻译还是不少的,大概有一百多个,多数是英语翻译,少数是当地的斯瓦希里语翻译。但我们的施工队伍在最高峰的时候有1.6万人,而且工点很多,不可能每个工点都配上翻译。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在一起,有时就靠手势、靠表情来表达。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,我们称之为“坦赞铁路语”,它是英语、斯瓦希里语和中文这三种语言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语言。以一句很简单的句子为例,“中国朋友好”,“中国”用英文说是“China”,“朋友”用斯瓦希里语说是“拉非克”,“好”就是中国话的“好”。这样连起来就是“China 拉非克好”。这不是三种语言的结合吗?

当然工作中还有很多例子,比如怎么施工、用什么工具,都可以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。有这种语言以后,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之间的感情更浓厚了,不仅工作中的交流问题解决了,就是在平时生活中大家也能开开心心,非常融洽。有的同志工作了两年要回国,临别的时候,和当地工人互相拥抱,有的还掉了眼泪。还有老师傅带当地徒弟,双方结下很深的感情,已经不是一般的友谊了。

## 移交铁路后碰到国内唐山大地震

我比较幸运,在援建阶段没有碰到天灾人祸的大事。但是在1975年铁路通车后到1976年上半年是铁路试运营阶段,我碰到了国内唐山大地震。

铁路正式移交的时间是1976年7月14日,出席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孙健,副团长是方毅。移交证书是方毅签署的。为了妥善完成移交工作,我们边铺路边进行自我检查,一是检查设备配套,二是试运营。试运营期间,我们实际上已经为坦、赞两国办理了一些运输作业。那时的检查是很严格的,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来检查,所以规模非常大。光是办移交的文件,一擦一擦摆得高高,每个文件都要印好几份,三个国家都有。

因为担心铁路还有些问题,援建人员在坦赞铁路移交后并没有完全撤离,其中工程人员留下的不多,大部分是试办客货运输的管理人员。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

了!坦赞铁路所有的运输管理人员都是从国内铁路局抽调过来的,其中坦赞的大量人员来自北京铁路局,很大一部分人的家都在京津唐地区,这恰恰是唐山大地震波及的范围。知道大地震后,大家很担心家里的情况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使馆和铁路工作组商量后决定,凡是中层以上的干部,即便家在这个地区,也不能动摇,至于基层单位的人员,如果家在这个地区,可以优先安排回国。这样,我们留下的人员就有大的调整。

出席坦赞铁路移交仪式的中国代表团原先是准备在坦、赞两国还要活动一段时间。地震发生后,我们就和代表团商量怎么办。代表团成员李轩跟我们讲,代表团会尽快回国,并将组织人员到每个援外人员的家里了解情况,凡是家人在的,哪怕只会写几个字也要让他们亲笔写一张纸条,告诉援外人员家还在,国内会派人把这些信息带到国外。代表团回国以后,确实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,不到十天一些消息就反馈回来了。为此国内是做了大量的工作,那么多援外人员,逐个到他们家了解情况,然后集中这方面的信件派人送到国外,这确实不容易。

## 铁路建成后的世界性影响

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影响了世界。除了在坦、赞两国,这个工程还在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积极反响。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,中国并不是富裕的国家,却帮助非洲国家搞这么大的工程。他们因此认识了中国,主动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。20世纪70年代初,联合国对“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”进行投票表决,坦桑尼亚的代表穿着中山装参加投票,除极少数国家外,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投了赞成票,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功地在联合国恢复一切合法权利。

同时,它也影响了西方国家。坦赞铁路通车后,我们在整理坦赞铁路的历史时专门访问尼雷尔,他告诉我们,美国人曾跟他讲,美

国愿意帮助坦桑尼亚修建铁路,但是有个条件,就是要把中国人赶出去。还有一种谣传,说尼雷尔要接收2000名中国移民。这是无稽之谈。也正是粉粹这样的谣言,我们该撤回的人都撤回了。为了铁路建成后便于两国人员自行管理,从他们的中学生中选派了200名学生到我国北方交通大学学习。我们又由赞比亚援建了一座中级铁路技术学校,由北方交大轮流派教授授课。我们还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一整套坦赞铁路运行管理规程。

2013年,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,在公开演讲时提到要弘扬坦赞铁路精神。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的老同志来讲,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,大家听了以后很振奋。什么叫“坦赞铁路精神”?我想了很久,觉得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句话。第一句话是“无私奉献”,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援建工作发动了国内的各行各业,不惜代价,倾尽所有地去做这件事。第二句话是“友好合作”,这是三国政府友好合作的结晶。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,光靠我们也是办不成这件大事的。

坦赞铁路正式通车10周年时举行了庆祝活动,我参加了。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将这条铁路喻为“生命线”,他在活动上说:“患难知真友,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国帮助我们……坦赞铁路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。”他提到的“政治使命”,既包括解放南部非洲,又包括在他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坦赞铁路帮助解决了粮食紧张、经济困难等问题。他还说:“这条铁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,它还要继续为非洲的中南部发展做贡献!”

联合国曾经专门组织过一个小组去考察坦赞铁路,给的评价是:“这是非洲最好的铁路。”这句话是客观公正的。我们不能说坦赞铁路是世界上最好的铁路,但说是“非洲最好的铁路”,却一点不假。

(作者为原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)

摘自《世纪》2016年第6期

##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

陆林森



### 26. 荣获一枚银奖

第二轮比赛在观众的热望中拉开了帷幕。《蹬板凳》要上场了,为了保证演出成功,徐志远对节目组的演员们寄语:“你们尽管放开手脚,我来当你们的助演!”程海宝说:“我也是你们的助演!”这时,节目编导孟昭鹏也挺身站了出来:“还有我,我来为你们拉保险绳!”

在观众的期待中,中国代表团报送的参赛节目《蹬板凳》又一次登场。跳翻、蹬翻,动作一个比一个炫目,卢立新和沈凝的表演,毫无破绽,天衣无缝!观众们近乎“疯狂”的呐喊、狂叫、掌声和跺脚声响起了一片。

12月9日晚上,摩纳哥大公要宣布得奖名单了。程海宝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,《跳板蹬人》和《蹬板凳》这两个节目,究竟能不能出线,谁的赢面更大,更有希望成为这一届“金小丑”的得主?说实话,他的心里没底,代表团所有人的心里也没底。

现场,安静了下来。大公报:经评定,第十届蒙特卡洛马戏杂技节“金小丑”奖,颁发给中国的《蹬板凳》节目。全场再次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,还有“咚咚”的跺脚声。

上海团没有抱回“金小丑”。这届比赛,《跳板蹬人》荣获了一枚银奖:蒙特卡洛城市奖。程海宝的心里很不平静,他既为《蹬板凳》获得大赛最高荣誉而鼓掌,又为上海团没有荣获“金小丑”奖而感到失落。他想,平心而论,我们尽力了。《蹬板凳》的表现,可圈可点。虽说,《跳板蹬人》临场发挥得也不错,但并非尽善尽美。

程海宝陷入了沉思。按惯例,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比赛分为两大赛区,一个是成年类赛区,另一个是金K奖国际少儿赛区。成年类赛区的场地是用水屑掺和泥土铺设的,适合马戏和驯兽类节目表演。《跳板蹬人》的弹性强,在这样的场地进行表演,压制了演员们的正常水平发挥。北京和蒙特卡洛的时差有六个小时。程海宝一行到达蒙特卡洛,为了“倒时差”,尽快适应现场气氛,他打破常

规,并没有让节目组的两个“尖”到宾馆去休息休息,而是像平时那样让他们放松放松,比如兜兜马路,看看风景。可是,到了晚上11点,比赛开始,演员们还是不适应。

“当然,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发挥应有水平的原由。还有一个原因,而且是更主要的原因,那就是我们的个别演员心理素质失常,应该拿到手的大奖没有拿到,这是遗憾的。”程海宝说。

地中海风平浪静,阳光洒在海面上,碧波浪里,有道道金光跟着海水涌动,看着醉人的景色,程海宝默无一语。他在海边站立了好长一会,心里说:“蒙特卡洛,我会回来的。”

第十届蒙特卡洛马戏杂技节过去了整整12年。1993年6月17日,著名杂技演员潘素梅病逝,终年52岁。之前,潘素梅的自我感觉就不是太好,冥冥中,她似乎有一种预感:自己莫非得了癌症?终于,有一天去医院检查,医生对她说出了实情。

一天演出开始前10分钟,潘素梅发现自己便血,心里咯噔一下,可什么也没声张,照旧演出。第二天,她匆匆到医院检查,从医生严峻的神色里感觉不妙,“是癌症?请如实告诉我。”医生说了实话。她回到杂技场,对同伴们说,今天不练功了。这在她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没人相信潘素梅真的会得病。晚上的演出,人们来征求潘素梅《跳板蹬人》上不上?“上!”潘素梅二话没说,带着同伴上了舞台。一连演了三天,直到医院来了立即住院的通知。

潘素梅8岁随父学艺,9岁在上海大世界登台演出,14岁演出著名杂技节目《钢丝前滚翻》,赢得观众叫好。到逝世这年,她的杂技艺术生涯长达43年,一生演过的代表性节目有《走钢丝》《蹬伞》《打梯》《跳板蹬人》等,为繁荣上海的杂技艺术鞠躬尽瘁。她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亚洲、非洲、美洲、欧洲等20多个国家,是新中国杂技演员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人物。为了表彰她的杰出艺术成就,中国杂技家协会在1992年颁给她中国杂坛的最高荣誉奖:“百戏奖”。她的英年早逝,是上海杂坛,乃至中国杂坛的一大损失,消息传出,上海杂坛不胜悲痛。

### 11.“老虎”被缠住了

工作船上的光源也很有限,而摸黑操作、工作到晚上10点以后是常有的事。所以每次收工,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急着休息吃饭,而是把人员集中到码头,清点人数,确认全体人员安全。有人感叹,在一片漆黑中清点人数时,免不了提心吊胆,直到得悉大家都在,发紧的心头才舒展开来。

“老虎”被缠住了,“老虎”上不来了!2013年4月23日,令所有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

与以前不一样,那天的“老虎”被水下的杂物纠缠之后,虽经操控员反复努力,却无论如何都不肯上来,原来它身上的电缆与水底废弃的一条细钢筋紧紧缠在了一起。急出大汗的操控员招数用尽,也不见任何效果。操控员不由得失声地大叫起来,毕竟这是180万元的贵重东西啊,更重要的是会误了大事。打捞团队马上着手解救,两天时间过去,想出各种方法对付它,“老虎”始终窝在水下岿然不动,像是决心成为水底最贵的废弃物。

其实“老虎”被彻底缠住这日之前,尽管铁笼还没找到,专案组和打捞团队还是有收获的。其中通过模拟投放铁笼的实验,已基本弄清了被害人张宏当时被抛入湖中的情形,还着手弄清铁笼入水后,在湖底遭水流冲击的移动状况。

那个模拟铁猪笼与犯罪嫌疑人描述的大小、形状、材料等基本相同,第一次放进100公斤石头,第二次放进100公斤砖头,第三次放进从附近村民那儿买来的一头100公斤左右的活猪,分别从桥上抛进湖里。扔下去,又拉上来,第三次把装着活猪的模拟铁笼抛进湖里后,就索性让它留在水底。一是看看装有活物的铁笼在水流冲击下是怎样移动的,二是看看这猪在温度极低的水底会腐烂到怎样的程度,三是检验一下“老虎”的性能。如果能得心应手地搜索到活猪铁笼,也就不愁找不到装有被害人的铁笼。

谁知道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“老虎”却不肯上来了,这可怎么了得?“老虎”窝在水下不肯上来的消息传到远在杭州的顾临怡教授那里,他当然急坏了。他先是提供了几套

解救办法,经现场打捞人员尝试,均未奏效。他从杭州运来另一台由他自己研制的水下机器人“海螺”,让它下到湖底,去帮助解救被困水下多日的“老虎”。连派两台水下机器人,顾教授所有的高端“武器”都已用上。

众人大气不喘,看着“海螺”潜入深水。“海螺”虽是首次执行这样高难度的动作,但在操控员的操作下,非常争气,慢慢靠近被

异物纠缠得无法动弹的“老虎”后,举着机械手把横七竖八地缠在“老虎”身上的那些细钢筋一一剪断。机器人的机械手当然不像人那样灵活,它的每个动作都需要操控员一步步操作。一切都在混沌不清的深水之下进行,操控员的操作比捏着绣花针还要细心,所以这个过程特别漫长,长到什么程度?足足花了15天!

在这15天时间里,众人的焦虑可想而知,“老虎”终于被救上岸时,众人恨不得冲上去抱住它,极度欣喜的心情像是与久别的亲人重逢。5月26日,随着“老虎”的解救成功,历时50天的第一次搜寻就此结束,虽然铁笼未能搜到,但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。包括专案组民警对水下影像的监视判断能力、浙大打捞专业团队的“老虎”操控技能,以及众人对干峡湖水底情况的掌握等都大有长进,这为最终的成功打下了基础。

2014年1月2日,元旦刚过,寒风呼啸的干峡湖边又集结起一支人马,专案组和浙大打捞专业团队经过一番秣马厉兵,着手进行第二次搜寻行动。

“第二次搜寻的最大特点,是高端设备和土方法同时上,有点儿尝试性的,主要是为了避免‘老虎’再次被异物缠住。”巢震宇副局长回忆,这个方法经过了专案组与顾教授等打捞专家的反复研究,“在用测声呐、超短基线定位系统等高科技设备的同时,还用手制作了一个拖体——用一只最普通的锅盖,在锅盖上绑了多个水下耐高压的摄像头,再在上面安装了一个水下定位设备,以这个又古怪又简陋的水下拖体,来代替‘老虎’下水搜寻。它没有电力驱动,只能靠人力拉动、人工检测,工作量大大得可怕。”

## 追寻

孙侃  
铁笼沉湖杀人案 侦破纪实

